顏氏家訓/卷第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第三 勉學 ◄

顏氏家訓
卷第四 文章 名實 涉務

► 卷第五 省事 止足 誡兵 養生 歸心

文章第九

夫文章者，原出五經：詔命策檄，生於書者也；序述論議，生於易者也；歌詠賦頌，生於詩者也；祭祀哀誄，生於禮者也；書奏箴銘，生於春秋者也。朝廷憲章，軍旅誓誥，敷顯仁義，發明功德，牧民建國，施用多途。至於陶冶性靈，從容諷諫，入其滋味，亦樂事也。行有餘力，則可習之。然而自古文人，多陷輕薄：屈原露才揚己，顯暴君過；宋玉體貌容冶，見遇俳優；東方曼倩，滑稽不雅；司馬長卿，竊貲無操；王褒過章僮約；揚雄德敗美新；李陵降辱夷虜；劉歆反覆莽世；傅毅黨附權門；班固盜竊父史；趙元叔抗竦過度；馮敬通浮華擯壓；馬季長佞媚獲誚；蔡伯喈同惡受誅；吳質詆忤鄉里；曹植悖慢犯法；杜篤乞假無厭；路粹隘狹已甚；陳琳實號麤疏；繁欽性無檢格；劉楨屈強輸作；王粲率躁見嫌；孔融、禰衡，誕傲致殞；楊修、丁廙，扇動取斃；阮籍無禮敗俗；嵇康淩物兇終；傅玄忿鬥免官；孫楚矜誇淩上；陸機犯順履險；潘岳幹沒取危；顏延年負氣摧黜；謝靈運空疏亂紀；王元長兇賊自詒；謝玄暉侮慢見及。凡此諸人，皆其翹秀者，不能悉記，大較如此。至於帝王，亦或未免。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，唯漢武、魏太祖、文帝、明帝、宋孝武帝，皆負世議，非懿德之君也。自子遊、子夏、荀況、孟軻、枚乘、賈誼、蘇武、張衡、左思之儔，有盛名而免過患者，時覆聞之，但其損敗居多耳。每嘗思之，原其所積，文章之體，標舉興會，發引性靈，使人矜伐，故忽於持操，果於進取。今世文士，此患彌切，一事愜當，一句清巧，神厲九霄，志淩千載，自吟自賞，不覺更有傍人。加以砂礫所傷，慘於矛戟，諷刺之禍，速乎風塵，深宜防慮，以保元吉。

學問有利鈍，文章有巧拙。鈍學累功，不妨精熟；拙文研思，終歸蚩鄙。但成學士，自足為人。必乏天才，勿強操筆。吾見世人，至無才思，自謂清華，流布醜拙，亦以眾矣，江南號為訡癡符。近在幷州，有一士族，好為可笑詩賦，誚撇邢、魏諸公，眾共嘲弄，虛相讚說，便擊牛釃酒，招延聲譽。其妻，明鑒婦人也，泣而諫之。此人嘆曰：“才華不為妻子所容，何況行路！”至死不覺。自見之謂明，此誠難也。

學為文章，先謀親友，得其評裁，知可施行，然後出手；慎勿師心自任，取笑旁人也。自古執筆為文者，何可勝言。然至於宏麗精華，不過數十篇耳。但使不失體裁，辭意可觀，便稱才士；要須動俗蓋世，亦俟河之清乎！

不屈二姓，夷、齊之節也；何事非君，伊、箕之義也。自春秋已來，家有奔亡，國有吞滅，君臣固無常分矣；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，一旦屈膝而事人，豈以存亡而改慮？陳孔璋居袁裁書，則呼操為豺狼；在魏制檄，則目紹為蛇虺。在時君所命，不得自專，然亦文人之巨患也，當務從容消息之。

或問揚雄曰：“吾子少而好賦？”雄曰：“然。童子雕蟲篆刻，壯夫不為也。”餘竊非之曰：虞舜歌南風之詩，周公作鴟鴞之詠，吉甫、史克雅、頌之美者，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。孔子曰：“不學詩，無以言。”“自衛返魯，樂正，雅、頌各得其所。”大明孝道，引詩證之。揚雄安敢忽之也？若論“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”，但知變之而已，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如也？著劇秦美新，妄投於閣，周章怖懾，不達天命，童子之為耳。桓譚以勝老子，葛洪以方仲尼，使人嘆息。此人直以曉算術，解陰陽，故著太玄經，數子為所惑耳；其遺言餘行，孫卿、屈原之不及，安敢望大聖之清塵？且太玄今竟何用乎？不啻覆醬瓿而已。

齊世有席毗者，清幹之士，官至行台尚書，嗤鄙文學，嘲劉逖雲：“君輩辭藻，譬若榮華，須臾之翫，非宏才也；豈比吾徒千丈松樹，常有風霜，不可雕悴矣！”劉應之曰：“既有寒木，又發春華，何如也？”席笑曰：“可哉！”

凡為文章，猶人乘騏驥，雖有逸氣，當以銜勒制之，勿使流亂軌躅，放意填坑岸也。

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，氣調為筋骨，事義為皮膚，華麗為冠冕。今世相承，趨本棄末，率多浮艷。辭與理競，辭勝而理伏；事與才爭，事繁而才損。放逸者流宕而忘歸，穿鑿者補綴而不足。時俗如此，安能獨違？但務去泰去甚耳。必有盛才重譽，改革體裁者，

實吾所希。

古人之文，宏材逸氣，體度風格，去今實遠；但緝綴疏樸，未為密致耳。今世音律諧靡，章句偶對，諱避精詳，賢於往昔多矣。宜以古之制裁為本，今之辭調為末，並須兩存，不可偏棄也。

吾家世文章，甚為典正，不從流俗；梁孝元在蕃邸時，撰西府新文，訖無一篇見錄者，亦以不偶於世，無鄭、衛之音故也。有詩賦銘誄書表啟疏二十卷，吾兄弟始在草土，並未得編次，便遭火蕩盡，竟不傳於世。銜酷茹恨，徹於心髓！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。

沈隱侯曰：“文章當從三易：易見事，一也；易識字，二也；易讀誦，三也。”邢子才常曰：“沈侯文章，用事不使人覺，若胸憶語也。”深以此服之。祖孝征亦嘗謂吾曰：“沈詩雲：‘崖傾護石髓。’此豈似用事邪？”

邢子才、魏收俱有重名，時俗準的，以為師匠。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，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，每於談燕，辭色以之。鄴下紛紜，各有朋黨。祖孝征嘗謂吾曰：“任、沈之是非，乃邢、魏之優劣也。”

吳均集有破鏡賦。昔者，邑號朝歌，顏淵不舍；里名勝母，曾子斂襟：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。破鏡乃兇逆之獸，事見漢書，為文幸避此名也。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，題雲敬同，孝經雲：“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。”不可輕言也。梁世費旭詩雲：“不知是耶非。”殷淳詩雲：“颿揚雲母舟。”簡文曰：“旭既不識其父，淳又颿揚其母。”此雖悉古事，不可用也。世人或有文章引詩“伐鼓淵淵”者，宋書已有屢遊之誚；如此流比，幸須避之。北面事親，別舅摛渭陽之詠；堂上養老，送兄賦桓山之悲，皆大失也。舉此一隅，觸塗宜慎。

江南文制，欲人彈射，知有病累，隨即改之，陳王得之於丁廙也。山東風俗，不通擊難。吾初入鄴，遂嘗以此忤人，至今為悔；汝曹必無輕議也。

凡代人為文，皆作彼語，理宜然矣。至於哀傷兇禍之辭，不可輒代。蔡邕為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：“悲母氏之不永，然委我而夙喪。”又為胡顯作其父銘曰：“葬我考議郎君。”袁三公頌曰：“猗歟我祖，出自有媯。”王粲為潘文則思親詩雲：“躬此勞悴，鞠予

小人；庶我顯妣，克保遐年。”而並載乎邕、粲之集，此例甚眾。古人之所行，今世以為諱。陳思王武帝誄，遂深永蟄之思；潘岳悼亡賦，乃愴手澤之遺：是方父於蟲，匹婦於考也。蔡邕楊秉碑雲：“統大麓之重。”潘尼贈盧景宣詩雲：“九五思龍飛。”孫楚王驃騎誄雲：“奄忽登遐。”陸機父誄雲：“億兆宅心，敦敘百揆。”姊誄雲：“俱天之和。”今為此言，則朝廷之罪人也。王粲贈楊德祖詩雲：“我君餞之，其樂泄泄。”不可妄施人子，況儲君乎？

挽歌辭者，或雲古者虞殯之歌，或雲出自田橫之客，皆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。陸平原多為死人自嘆之言，詩格既無此例，又乖制作本意。

凡詩人之作，刺箴美頌，各有源流，未嘗混雜，善惡同篇也。陸機為齊謳篇，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，後章忽鄙山川之情，殊失厥體。其為吳趨行，何不陳子光、夫差乎？京洛行，胡不述赧王、靈帝乎？

自古宏才博學，用事誤者有矣；百家雜說，或有不同，書儻湮滅，後人不見，故未敢輕議之。今指知決紕繆者，略舉一兩端以為誡。詩雲：“有鶯雉鳴。”又曰：“雉鳴求其牡。”毛傳亦曰：“鶯，雌雉聲。”又雲：“雉之朝雊，尚求其雌。”鄭玄注月令亦雲：“雊，雄雉鳴。”潘岳賦曰：“雉鶯鶯以朝雊。”是則混雜其雄雌矣。詩雲：“孔懷兄弟。”孔，甚也；懷，思也，言甚可思也。陸機與長沙顧母書，述從祖弟士璜死，乃言：“痛心拔腦，有如孔懷。”心既痛矣，即為甚思，何故方言有如也？觀其此意，當謂親兄弟為孔懷。詩雲：“父母孔邇。”而呼二親為孔邇，於義通乎？異物志雲：“擁劍狀如蟹，但一螯偏大爾。”何遜詩雲：“躍魚如擁劍。”是不分魚蟹也。漢書：“御史府中列柏樹，常有野鳥數千，棲宿其上，晨去暮來，號朝夕鳥。”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。抱樸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，自雲：“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，輒不饑渴。”而簡文詩雲：“霞流抱樸碗。”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為莊周言也。後漢書：“囚司徒崔烈以鋃鐺鎖。”鋃鐺，大鎖也；世間多誤作金銀字。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，嘗作詩雲：“銀鎖三公腳，刀撞仆射頭。”為俗所誤。

文章地理，必須愜當。梁簡文雁門太守行乃雲：“鵝軍攻日逐，燕騎蕩康居，大宛歸善馬，小月送降書。”蕭子暉隴頭水雲：“天寒隴水急，散漫俱分瀉，北注徂黃龍，東流會白馬。”此亦明珠之纇，美玉之瑕，宜慎之。

王籍入若耶溪詩雲：“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。”江南以為文外斷絕，物無異議。簡

文吟詠，不能忘之，孝元諷味，以為不可覆得，至懷舊志載於籍傳。範陽盧詢祖，鄴下才俊，乃言：“此不成語，何事於能？”魏收亦然其論。詩雲：“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。”毛傳曰：“言不諠嘩也。”吾每嘆此解有情致，籍詩生於此耳。

蘭陵蕭慤，梁室上黃侯之子，工於篇什。嘗有秋詩雲：“芙蓉露下落，楊柳月中疏。”時人未之賞也。吾愛其蕭散，宛然在目。潁川荀仲舉、瑯邪諸葛漢，亦以為爾。而盧思道之徒，雅所不愜。

何遜詩實為清巧，多形似之言；揚都論者，恨其每病苦辛，饒貧寒氣，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。雖然，劉甚忌之，平生誦何詩，常雲：“‘ 蘧車響北闕’，(心晝)(心晝)不道車。”又撰詩苑，止取何兩篇，時人譏其不廣。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，無所與讓；唯服謝朓，常以謝詩置幾案間，動靜輒諷味。簡文愛陶淵明文，亦覆如此。江南語曰：“梁有三何，子朗最多。”三何者，遜及思澄、子朗也。子朗信饒清巧。思澄遊廬山，每有佳篇，亦為冠絕。

名實第十

名之與實，猶形之與影也。德藝周厚，則名必善焉；容色姝麗，則影必美焉。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，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。上士忘名，中士立名，下士竊名。忘名者，體道合德，享鬼神之福佑，非所以求名也；立名者，修身慎行，懼榮觀之不顯，非所以讓名也；竊名者，厚貌深奸，幹浮華之虛構，非所以得名也。

人足所履，不過數寸，然而咫尺之途，必顛蹶於崖岸，拱把之梁，每沈溺於川谷者，何哉？為其旁無餘地故也。君子之立己，抑亦如之。至誠之言，人未能信，至潔之行，物或致疑，皆由言行聲名，無餘地也。吾每為人所毀，常以此自責。若能開方軌之路，廣造舟之航，則仲由之言信，重於登壇之盟，趙熹之降城，賢於折沖之將矣。

吾見世人，清名登而金貝入，信譽顯而然諾虧，不知後之矛戟，毀前之幹櫓也。虙子賤雲：“誠於此者形於彼。”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，無不見乎跡，但察之未熟耳。一為察之所鑒，巧偽不如拙誠，承之以羞大矣。伯石讓卿，王莽辭政，當於爾時，自以巧密；後人書之，留傳萬代，可為骨寒毛豎也。近有大貴，以孝著聲，前後居喪，哀毀踰制，亦足以高於人矣。而嘗於苫塊之中，以巴豆塗臉，遂使成瘡，表哭泣之過。左右童豎，不能掩之，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，皆為不信。以一偽喪百誠者，乃貪名不已故也。

有一士族，讀書不過二三百卷，天才鈍拙，而家世殷厚，雅自矜持，多以酒犢珍玩，交諸名士，甘其餌者，遞共吹噓。朝廷以為文華，亦嘗出境聘。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，疑彼制作，多非機杼，遂設燕言，面相討試。竟日歡諧，辭人滿席，屬音賦韻，命筆為詩，彼造次即成，了非向韻。眾客各自沈吟，遂無覺者。韓退嘆曰：“果如所量！”韓又嘗問曰：“玉珽杼上終葵首，當作何形？”乃答雲：“珽頭曲圜，勢如葵葉耳。”韓既有學，忍笑為吾說之。

治點子弟文章，以為聲價，大弊事也。一則不可常繼，終露其情；二則學者有憑，益不精勵。

鄴下有一少年，出為襄國令，頗自勉篤。公事經懷，每加撫恤，以求聲譽。凡遣兵役，握手送離，或賚梨棗餅餌，人人贈別，雲：“上命相煩，情所不忍；道路饑渴，以此見思。”民庶稱之，不容於口。及遷為泗州別駕，此費日廣，不可常周，一有偽情，觸塗難繼，功績遂損敗矣。

或問曰：“夫神滅形消，遺聲餘價，亦猶蟬殼蛇皮，獸迒鳥跡耳，何預於死者，而聖人以為名教乎？”對曰：“勸也，勸其立名，則獲其實。且勸一伯夷，而千萬人立清風矣；勸一季劄，而千萬人立仁風矣；勸一柳下惠，而千萬人立貞風矣；勸一史魚，而千萬人立直風矣。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，雜沓參差，不絕於世，豈不弘哉？四海悠悠，皆慕名者，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。抑又論之，祖考之嘉名美譽，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，自古及今，獲其庇蔭者亦眾矣。夫修善立名者，亦猶築室樹果，生則獲其利，死則遺其澤。世之汲汲者，不達此意，若其與魂爽俱升，松柏偕茂者，惑矣哉！

涉務第十一

士君子之處世，貴能有益於物耳，不徒高談虛論，左琴右書，以費人君祿位也。國之用材，大較不過六事：一則朝廷之臣，取其鑒達治體，經綸博雅；二則文史之臣，取其著述憲章，不忘前古；三則軍旅之臣，取其斷決有謀，強幹習事；四則藩屏之臣，取其明練風俗，清白愛民；五則使命之臣，取其識變從宜，不辱君命；六則興造之臣，取其程功節費，開略有術，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辨也。人性有長短，豈責具美於六塗哉？但當皆曉指趣，能守一職，便無媿耳。

吾見世中文學之士，品藻古今，若指諸掌，及有試用，多無所堪。居承平之世，不知有喪亂之禍；處廟堂之下，不知有戰陳之急；保俸祿之資，不知有耕稼之苦；肆吏民之上，不知有勞役之勤，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。晉朝南渡，優借士族；故江南冠帶，有才幹者，擢為令仆已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，典掌機要。其餘文義之士，多迂誕浮華，不涉世務；纖微過失，又惜行捶楚，所以處於清高，蓋護其短也。至於台閣令史，主書監帥，諸王簽省，並曉習吏用，濟辦時須，縱有小人之態，皆可鞭杖肅督，故多見委使，蓋用其長也。人每不自量，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，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。

梁世士大夫，皆尚褒衣博帶，大冠高履，出則車輿，入則扶侍，郊郭之內，無乘馬者。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，給一果下馬，常服御之，舉朝以為放達。至乃尚書郎乘馬，則糾劾之。及侯景之亂，膚脆骨柔，不堪行步，體羸氣弱，不耐寒暑，坐死倉猝者，往往而然。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，未嘗乘騎，見馬嘶歕陸梁，莫不震懾，乃謂人曰：“正是虎，何故名為馬乎？”其風俗至此。

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，斯蓋貴谷務本之道也。夫食為民天，民非食不生矣，三日不粒，父子不能相存。耕種之，茶鉏之，刈獲之，載積之，打拂之，簸揚之，凡幾涉手，而入倉廩，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？江南朝士，因晉中興，南渡江，卒為羈旅，至今八九世，未有力田，悉資俸祿而食耳。假令有者，皆信僮仆為之，未嘗目觀起一壠土，耘一株苗；不知幾月當下，幾月當收，安識世間餘務乎？故治官則不了，營家則不辦，皆優閒之過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